



记忆中的城墙

■万高鹏

那天我下了班走到公园附近，顺便拐进路边一个小商店买点东西。我在柜台前刚站稳，就听女老板不耐烦地嚷嚷起来：走吧走吧，生意不咋的，要饭的却打发几个了……这声音从我身边掠过，冲向门外。我循声望去，门口站着一个高大的老人。老人显然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感到意外，他愣了一下神儿，随即垂下眼皮默默离去，轻得没带动一丝风。在他不动声色离去的一瞬间，那黢黑清瘦的脸上分明有一分羞涩。

女老板还在嚷嚷。我走出小店，走在老人的身后。往西走一直到公园门口，还有十多家这样的小商店，老人却没再停下脚步，径直走过去。

他的脚步缓慢，但并不蹒跚，甚至腰杆还算挺拔。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装，有点肮脏皱巴，由于身体瘦削，衣服显得很松垮。也不知他已离家多久，头发和胡须显得长而凌乱。

他走在这个春天的傍晚里，夕阳从对面斜斜地照过来，使他的形象与周边的环境相比，显得凝重而又格格不入。

他看上去也许更像一个不合时宜的“侠客”。确切地说，更像是一个古代侠客的灵魂，蹒跚行走在现实世界里。

也许是这“侠客”气质，也许是那份“羞涩”，吸引我长久地注视着他。

他默默走到热闹的公园门口，犹豫了一下，便在右侧台阶上坐下来歇息。他将手中的蛇皮袋子放在身旁，从衣袋里摸出一支烟来，默默地抽。

公园门口聚集了许多小商贩，还有一些衣着得体的女人带着孩子嬉戏玩耍。老人望着面前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就那样定定地长久地望着，眼神里满是慈爱。但周围的人似乎没有觉察他的存在，包括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

这时，我看到一轮夕阳从他背后悄然跳出，彩霞濡染了半个天空。

我应该是被老人那祥和的面容背后所蕴藏的、饱经人世沧桑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温情所触动。我站在那里竟一时无措，苍茫茫的心境，像站在苍茫茫的土地上，不知该到哪里去。

我从衣兜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支夹在手中向他走去。终于找到了一个接近他的理由：大爷，借个火吧？

老人抬起头来，用那双还沉浸在幸福中的慈祥的眼睛惊讶地打量我，下意识地把手中的烟递了过来。我顺势在他身边坐下，又抽出一支递给他。老人客气了一下便接过了。

这个暖春的傍晚是这样令人觉得惬意，即使车流扬起的尘埃也不能遮掩梧桐树上叶芽的娇嫩，还有公园里花朵飘出的阵阵清香。

我问老人家在哪儿，很随意的样子。老人对我说了。我说：离这儿有多远呢？老人说有二百多里路吧。我说：这么远的路您是怎么过来的？老人果然说是走过来的。一个讨饭的人走二百多里路，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

我说：现在家里忙吗？没话找话。老人说不忙。老人抽了一口烟，望了一下



远处，似乎觉得这样回答有些不妥，似乎又觉得在这个陌生世界里能有个人说说话，也是个很欣慰的事儿。

老人又补充说：麦子正在扬花，再有一个半月就能收割了。嗯，一个月零十天吧！

我说：这个季节是过去人们常说的“青黄不接”的季节吗？老人听后有点兴奋地说：是是……嗯，过去穷的时候，这季节正是庄稼人日子最难熬的时候。嗯，很多人都出去逃荒。嗯，粮食不够吃，配着野菜，也难免饿死人。嗯，现在好多了……

老人似乎习惯了这样思考着说话，不住地感慨世事的沧桑变化。

我又掏出一支烟递了过去，老人却急忙掏出自己的烟来，非得让我抽一支。我也没太客气，便从他烟盒里抽出一支来。这时我才发现，老人掏烟取烟用的全是一只手。他将烟盒放在膝盖上，用三个指头压住烟盒，再用拇指和食指笨拙地抖出一支来。老人的右边袖管里空荡荡的。

老人说：那年胳膊上长了疮，一直往上烂，怎么治都治不好，后来医生说干脆截掉吧。老人对我笑一下说：截掉就截掉吧，七十多岁了，也没啥大用了。嗯，后来就到乡卫生院截掉了。

老人说起此事时的神态，就像扔掉了一件不值一提的旧物般轻松。

沉默片刻，老人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疑惑地问我：这儿……城墙，怎么不见了？老人的神情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遇到了一件费解的事。

城墙？这个问题让我感到迷惑。我是从未听说这个城市有过城墙的。老人却说就在这城的东边，他找了几天都没找到。

城墙？老人的话让我突然感到这个城市陌生起来。

老人说，这儿过去有个埠口，他年轻时和几个伙伴经常划着船到这儿来做买卖，做完买卖就到城墙下面那家小饭店喝烧酒，有时候还爬到城墙上玩耍。如今城墙没有了，埠口也没有了，已找不到过去的半点零砖碎瓦。

老人有四十多年没来过这个城市了。城墙，应该是在那场文化浩劫中消失的，但这个年限，已远远超过我的年龄。老人无奈地叹了口气，默默地抽着烟。

片刻，老人转过头来，慈祥地望着我说：你今年多大了？我说三十多了。老人说：我有个儿子跟你年龄差不多。老人提起儿子似乎有些激动，慈爱与欣慰再次充盈他的眼睛。

噢，你儿子在做什么？我和老人一块儿欣慰着。

老人说：我儿子那年去了北京，在一个广告公司打工。嗯，那可是个大公司。嗯，儿子很能干，现在已是部门主管了。嗯，儿子去年还结了婚，媳妇和他都是一个公司的。嗯，儿子可孝顺了。嗯，他娘病了好几年，全靠他一个人打工，寄钱买药……老人说着，转过头去抽了一口烟。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动着泪光。

爱子之心，使老人在看到每一个孩子时心中都能充满爱。老人正是以这种舐犊之心来对待周遭世界的。我突然明白，老人的祥和面容为什么能给我带来如此柔软而强烈的触动。

老人转过头来，那眼睛里的泪花似乎已经被风吹干。老人说：他娘去年下了世。嗯，我说，他娘，你也值了，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嗯，如今家里也没啥牵挂了，嗯，我也该出来看看了。嗯，都四十多年了……

老人说话的神情始终很轻松，不过似乎这轻松是特意冲着我表现出来的。而我，却在想着那像梦一样模糊的城墙，有些感伤。

短短百十公里的路程，却阻断了老人的脚步长达四十多年。如今，儿女生活得都很好，多病的老伴下了世，他才放下心，来此寻梦。而这个击碎了他的梦的城市，却以这样的方式接纳了他。

年轻时的老人来此做买卖时，似乎日子过得还算快乐，做完买卖还能到小饭店里喝碗烧酒，再爬到城墙上玩耍，也许还会向着远方吼几嗓子，发泄一下那淤积在腹腔里的青春朝气。也许，站在城墙上望远方，还会油然想起他心爱的姑娘……然而，四十多年后，他却是拖着残疾的身体，一路乞讨而来……

此时，那轮夕阳又圆又大，凄艳艳的，像个哭泣的婴儿。

老人说，再过几天他就回去，收拾一下农具就该收麦子了。麦子就要熟了，这一年里最让庄稼人欣喜的期待。我不知道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还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这种欣喜。

夕阳不知什么时候下了山，天色灰了下来，蛋黄色的路灯已在不知不觉中亮了。似乎，我也该告辞了。可老人又该去哪里呢？我站起身来，不知所措地从兜里掏出几块零钱，老人却坚决不接受。他好像认为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朋友的钱是不能要的。老人宁可向陌生人伸手乞讨，也不愿接受朋友的施舍。

我想，也许他认为乞讨已使他失去了一半的尊严，而另一半若又在朋友面前失去，那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记得当时我好像支支吾吾地说：您……这也是职业，我……跟您聊天，浪费了您的时间……我把这个从商品社会里学来的理念说给老人听，老人却并不认可。在那短暂的争执后，我是匆匆走的，以致我们在分别时没能平静地道别。

暖春的晚风仍然带着寒意。想起八十多岁的姥姥几天前从乡下来到这里，我便拐进了路边一个小饭店，要了一份粉蒸排骨，打包走出小店站在门口，望着老人渐渐消失的背影发愣。我多想让老人在这个小店里安安稳稳地吃上一顿饭。不知道他那在北京打工的儿子，如果在这样的街头遇到自己年迈的父亲，该是怎样一种心情。我想，无论老人走到哪里，栖身何处，他都会被儿子的爱温暖着！

黄黄的路灯映照着老人黑色的身影，他默默地走往城墙的方向。

写在三八妇女节

■邵超

宛若泉水

敬仰所有年迈的大妈
因为看到她们
我常常会想到我的母亲

尊重所有的中年女性
因为看到她们
我不禁会想到我的姐姐妹妹

喜爱所有的女孩子
因为看到她们
我自然会想到我的女儿

此时，所有情绪的流露
都是那样自然而然，宛若泉水
敬仰、尊重和喜爱一起涌来

蝴蝶

蝴蝶
在花朵上
那是春天
忽闪忽闪的眼睛

蝴蝶
在瓣梢上
那是女儿童年里
吱呀吱呀的歌谣

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
显然是陌生的
不会是朋友
当然也不可能发生爱情
然而我却
执意等着
莫名其妙地等着
焦灼不安里面又有些
迫不及待
我明白
一棵树永远也不可能
等到另外一棵树
冥冥之中
我的耳畔
总是固执地响起
一棵树匆匆的足音

身旁一株莫若花
不知为谁开着
它在我的远眺之中
投来一缕怜悯的淡香

碎

女儿不小心摔了一跤
摔跤的姿态有些狼狈
人没有事
玉手镯却摔碎了

事后女儿找我诉说
沮丧而又夹杂着惋惜
不仅仅心疼玉碎
更为珍爱的记忆伤感

我说，碎碎(岁岁)平安
我说，破财消灾
我又说，落地开花
荣华富贵……

优雅地挺了挺身子
女儿面庞上透出释然的笑
她说想不到破碎里面
还隐藏着这么多幸运